

卖蟹

王 润 滋



1247.7

152

100783

卖蟹

王润滋



卖 蟹

王润滋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7.25印张 2插页 151千字

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000

书号 10099·1523 定价 0.60 元

目 次

内当家.....	(1)
孟春.....	(22)
孟春辞职.....	(38)
亮哥和芳妹.....	(58)
寒夜里的哭声.....	(79)
卖蟹.....	(91)
桐花开.....	(103)
一个颠倒过来的故事.....	(115)
党小组长.....	(127)
叛徒.....	(135)
命运.....	(155)
相见欢.....	(185)
灰烬下面是火种.....	(196)
代后记.....	(210)

内 当 家



锁成老汉六十岁了，一辈子心眼儿窄巴，经不住个大事儿。会计账上，他家的户主姓名写的是李秋兰，他老婆。连领粮领钱用的手戳都是。下地干活回来，吃饱了饭，嘴一抹，就倚在铺盖卷上听广播。不听曲子不听戏，倒爱听新闻节目和对农村广播，说听那心里清亮。除此以外，柴米油盐、鸡鸭猪狗，大小事儿不管。

这几年，庄稼人兴在院里打机井，手一按就冒水，洗衣灌菜不出门。别人都打，问他，他说：

“等问问内当家。”

他老婆说：

“打！人家能，咱也能，不少胳膊不少腿的！”

于是，他便理直气壮地回别人话：

“打！人家能，俺也能！”

锁成对老婆，不光嘴上称道，心里也宾服。她实在是个挺有能耐的女人。大片脚，二毛子，小他十好几岁。嘴一份子，手一份子，说话办事儿一斧子一块，屋里屋外，她一人操持。冬添棉，夏换单，房上缮草，猪崽入圈……百样事，她心到手到，点水不漏。几十年来，小日子过得严丝合缝。不该破费的，苍蝇衔不出一粒米；该花销的，男子汉没她气魄大。内当家，是锁成叫惯了的称呼，其实内外都当家。

动工打井的头一天晚上，锁成推开筷子碗，往后一仰，架起二郎腿，点上一锅子烟，听起广播来。开始，听得有滋有味。可听着听着，不知咋烦了，“嘎叭”一声把开关拉死了。

内当家在正间地下刷碗，正听在瘾头上，就把一只湿漉漉的手伸进里屋来，摸到墙上的拉线，“嘎叭”一声又把开关拉开了。然后，一边刷，一边细细地听。

锁成老汉烦透了，嗞嗞地抽着烟，一袋接一袋，不歇气儿。往炕沿上磕第三锅烟灰的时候，随手又把开关拉死了。

内当家火了，冲进里屋来，在围裙上擦着手：“你这人真是，自个儿不听，也不叫人家听！”

锁成支吾着：“俺、俺头痛，想睡觉哩。”

内当家火气立刻消了，伸手去按他的前额瓜：“不热。恶心么？”

锁成含糊不清地应答着：“唔，唔……”

内当家说：“俺给你烧绿豆汤。真是的，屁事不用你操心，上的哪门子火！……”

一会儿，绿豆汤端上了，还加了两勺白糖。锁成足足喝了两海碗，喝得汗淋淋的，躺下了，可一宿没睡着，翻过来，复

过去，眼珠子溜滑，烟灰磕了半窗台。天傍亮，终于忍不住，把老婆推醒了：“新槐妈……”

内当家揉揉眼：“咋，还没松痛？”

“俺、俺跟你商量个事儿哩。”

“说呗！”

锁成为难地看了看老婆，又低下头，把烟袋捅进荷包里，抠索着，半天没装好一锅子烟。

内当家急了，一骨碌爬起来，穿衣服，“你这人真是，谁给你嘴上贴封条咧！”

锁成憋足勇气说：“咱那井，别打了。”

“咋？”

“你没听喇叭匣子里喊的啥？”

“啥？”

“俺不说你也明白。”

内当家急了，被一撩就下炕，“你别说了，留肚里沤肥吧！”

锁成赶紧抱住老婆的胳膊：“新槐妈，慌啥哩？俺说，俺说还不中！”

“说！说晚了不喜得听！”

锁成把嘴往老婆耳边凑了凑，小声说：“蒿山的（地富）分子都摘帽了，连蹲过八年大狱的赵百万都在内。”

内当家点点头：“嗯。”

“现时，人家又吃香了，跟咱贫雇农平起平坐呢！”

内当家咬咬嘴唇：“嗯。”

锁成点上烟，咿咿抽。一边抽，一边说：“就为这，咱这井别打了，别他妈把劲出瞎了！”

内当家愣了。

“唉，你这人真死心眼儿！挑明了说吧，这果实房归其了还不知姓啥哩！刘金贵还没死，听说他儿子在日本国，开家大饭店，挺有钱。他给县上捐回辆小鳖盖子车，还有电视机啥的。再说，就算他死了，还有儿孙后代呀！这房，不保险哩！”

内当家说：“你净瞎寻思！”

“瞎寻思？你不见上头的政策，象奶头孩子的脸儿，一天十八变！吃不准哩！”

内当家低下头，不吱声了。

锁成说：“咱家的事儿，从来是大小都你说了算，俺服气！这遭听俺一回，啊？保准吃不了亏。”

内当家突然笑起来。

锁成懵了：“笑啥哩？”

还笑！笑得格格的，笑得前合后仰，笑得用拳头擂着老头的脊背，擂得咚咚响。

锁成慌了神儿，伸手去捂老婆的嘴：“笑啥哩？笑啥哩？你痴啦！左邻右舍都是耳朵，你就不怕……唉！笑啥哩！”

内当家擦着泪儿，狠狠瞪了老头子一眼：“你呀，神经病！白赚俺两碗绿豆汤！俺就不信日头能跟西边出！俺就不信共产党的天下能叫人翻个个儿！老头子，没事瞎嘀咕，睡你的省心觉吧！啊？”

天大明，内当家下了炕，高声大嗓地冲对面房喊：“新槐，日头照腚啦！”

没结婚的小儿子新槐扣着扣儿走进来：“妈，做么？”

内当家掏出钱，塞进儿子手里：“去，买盘鞭！”

锁成问：“不盖房子不上梁，买鞭做么？”

内当家没好气地说：“放响儿听！”

乡下盖房上梁，一般人家都放鞭炮，以示吉庆。打井放鞭，老辈子没这讲究。老辈子没有的，李秋兰家做。她叫儿子用竹竿挑起长长的一串小红鞭子，站在院当央；叫老头子点火，老头子手不听使唤，划了好几根火柴没点着。她急了，一把夺过来，“嗤”地划着了，一凑上就冒火星儿。鞭声爆豆似地响了，引来满村看热闹的人。一群孩子围在下边抢落下的那些。满院子纸花飞扬，硝烟弥漫，火爆透了！

“新槐，擎高点！”内当家喊。

人们私下里咬耳朵。谁都吃不透，这个手紧如锁的把家婆，今儿怎么舍得拿着票子闹光景……

鞭串快燃尽了，内当家抓过一把锨，推进老头子怀里，朗朗气道：“槐他爹，动土吧！”

不知怎么的，锁成也有劲了，一锨铲下半尺深……

二

井打下两丈深，遇上酥石礅了，还连个水星儿不见。锁成主张填了，内当家不叫，说和邻家走的一条水线，咋会没水？龙王爷在石礅底下压着呢！她请来石匠，要放炮轰哩！

炮眼打好了，药装上了。这工夫，喇叭匣子里忽然喊李秋兰的名字，要她赶快到大队会计室去，说有要紧事。她正在往窗玻璃上贴纸条，防止震碎玻璃飞起来扎伤人，腾不开手，就对老头子说：“你去听听，鱼事虾事吆喝么？”

锁成难得直搓手：“俺行么？俺行么？人家点名要你去哩！”

“你这人真是，就不会捎个话回来？”

锁成去了。吃顿饭的工夫，又一溜小跑回来了。进门来，拉住老婆就往里间屋拖，说话舌头都不听使唤：“槐、槐他妈，刘、刘金贵回来了！”

内当家一震，倚在门框上。

锁成说：“先住在县城招待所，明儿就回村来，说是要来看看老住房。听听，这话味儿……”

内当家紧抿住嘴唇，半晌说不出话。

“槐他妈，快拿个章程吧！县里来人了，是个啥主任，看样子官儿不小，话头挺冲，这阵在会计室，跟支书谈，说过会儿就上咱家来……”

“来做么？”

“来看地场，说是要在咱家给刘金贵接风哩。噢，对了，会计室门前还停辆大汽车，软和椅子、花地毯、木头炕(床)……装得冒尖儿，比刘金贵当年还势派着呢！……”

内当家想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你怕么？”

“谁？刘金贵？哼！”锁成吐了口唾沫说，“当年上台跟他说理斗争，俺怵过？俺怕啥？俺是怕咱靠山不硬。听主任那口气，他刘金贵如今有钱有势，象成了皇上爷哩！咱是啥！咱还不是个穷光当的庄稼佬？”

内当家说：“别把鼻涕往自个儿脸上抹。告诉石匠老师点炮，这事儿你甭管！”

锁成犹豫地看着老婆：“这……”

内当家瞪他一眼：“咋？咱的房，咱的院，咱想怎的就怎的，怕啥！”

这时候，院里走进一帮人。锁成从窗上看见了，忙扯扯老

婆的袖子，小声说：“来了来了，打头的那个就是主任哩！”

内当家撩撩搭在眉心的一缕头发，从从容容走出里间屋，倚在正间门框上，眯着眼审视来人。

县政府办公室孙主任是个很认真的人，没顾得进门就在院子里左看右看起来：“唔唔，这不好，院子里这么脏！哎呀，怎么现在打起井来了呢？”他小心地挪步到井口，探着头朝底下看，又扭头问陪他来的老支书：“今、明能完工？”

老支书说：“起码得三天四日。”

孙主任想了一下，果断地说：“那得填，填！要不这象个什么样子？乱七八糟！再说，也得注意国际影响嘛！人家外国哪有这么落后的打井法？传出去，要给咱们中国人丢脸的！”

老支书说：“庄稼人动动工程不容易啊！”

孙主任摇着头，坚决地说：“不行，得填！小局服从大局嘛！走，屋里看看。”说着，转身朝屋里走。一抬头，门口堵着个忿忿的女人。

内当家两手撑着两边的门框，把门堵了个严严实实，依然眯着眼看孙主任。

孙主任愕然了。

老支书给他们做了介绍。

孙主任立刻笑了：“哦，你就是李秋兰同志？哈哈，百闻不如一见哪！”说着，热情地伸出一只手。

内当家没松脸，没挪身，连手也没伸，只冷冷地说：“找谁？俺这屋里没主儿！”

孙主任嘴张了张，没说出话。

锁成在背后直扯老婆的衣角。

内当家把手往后一拨弄，直冲孙主任说：“要是主儿，进

门来得通个名报个姓呀！俺没见这号人，踩着人家的门槛，管着人家的事儿，还没个商量！这家，你当？俺当？唉？”

孙主任脸一阵红，一阵白，哭笑不得。是啊，一个国家大干部，怎么好跟一个粗鲁的乡下女人论理呢！

老支书说：“秋兰，孙主任是为工作，咱们得好生配合呀！”

内当家气不短，声不颤：“他支书大伯，俺李秋兰跟谁都没有肚皮外的话。要说为工作，不是俺自个觉着，打从土改到如今，多会跟咱上级两心眼儿？俺这家，不是当年刘家的衙门，谁都没觉着难进过。他姑，他姨，他婶子大娘，三六九地来走亲串门儿。刘金贵要回来，回来就回来呗，能不叫他进？俺家没养把门狗！可叫俺低三下四，没那步天地！别说他，就连县委书记来，俺都没两样待！人家张书记，拾起扫帚就扫院子。可你，孙主任，你嫌俺院里脏。住家过日子，能没鸡屎鸭浆？能没砖头瓦块？叫俺把井填了，为的啥？不就为刘金贵回来走一趟，看一眼！嫌俺丢人，领你城里大洋楼去，当佬爷舅舅俺不管。进俺家这个门来，就得服俺家的规矩。就这话！……”

老支书紧张得一口大气不敢喘。

锁成呢？不知啥时候躲进里屋去了。

孙主任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不过毕竟还是有涵养的人罗。他努力克制着自己，强笑道：“李秋兰同志，你有朴素的阶级感情，这很好嘛！可也不能抱着旧有的农民意识不放呀！刘金贵先生现在是爱国华侨，为了搞四个现代化……”

“甭说了，主任！”内当家打断他的话。“国家大事，你该比俺懂得多，你想叫俺咋办吧？”

这工夫，一帮人把汽车上的床呀沙发什么的，都抬进院里

来了，新崭崭地摆了一大片。

孙主任说：“就这，想把屋里屋外重新布置一番，让刘先生看看咱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幸福生活。”

内当家又把眼眯起来，细细地瞅那些她见都没见过的高级家具。

“怎么样，满意吧？”孙主任问。

内当家嘴角浮上一丝狡黠的笑意：“这么说，这些玩艺往后都归俺了？那敢情好，留给俺新槐娶媳妇！”

孙主任连忙摇头：“不不不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……”内当家开心地笑起来。立刻，又不笑了，依然绷着脸：“那，送俺家来做么？摆臭谱儿呀？俺没那份穷心思！”她猛地仰起脸，朝外挥挥手：“抬走，都抬走！俺不希罕！俺院里脏！俺家不开展览馆！……”

老支书严厉地制止她：“秋兰！……”

孙主任再也忍不住了，一跺脚喊道：“不准抬走！这井，也得填，马上给我填！……”

“怎么？上俺家要赖放泼么？”内当家登登几步奔到井口，冲下面喊：“石匠老师，预备点火！”

井下仰起一张脸，拖着响亮的长腔回一声：“好咧——”
满院子的人都傻眼了。

锁成老汉从屋里跌跌撞撞跑出来，扯住老婆的衣袖，苦苦哀求：“新槐妈，低低头过去吧！……”

内当家推开他的手说：“你腿脚慢，先闪开点儿！”她登上猪圈墙，用手卷个喇叭筒，放到嘴上，朝左邻右舍喊起来：

“哎——，放炮罗！——他七大妈，他海奎叔，他五爷爷，把窗子都打开，别震破玻璃了，俺家放炮罗！——”

满村满野都发出回响：“放——炮——罗——”

孙主任脸色气得铁青：“抬出去，快抬出去！”他焦急地朝乱哄哄的人群喊着。

老支书暗自一笑，抬脚走了。

“轰！——”

炮声响了。是从地下发出的，很闷，很沉。谁都感觉到了，脚下在动。人们潮水般地朝李秋兰院里涌去，争看这一炮打出的成果。只有她，默默地站在一棵小树下面，眼里涌出两颗泪珠。那亮晶晶的泪珠落进她脸上很深的皱纹里，噗啦滚下来……

三

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。

天阴得很厚，下着大雪。黄昏时分，响起牲口脖子上铜铃铛的声音，一辆铁轮轿车从官道上奔来。赶车的是个寒酸的小伙子，抱着鞭杆儿，坐在车辕上打哆嗦。

车嘎然停下了。小伙子跳下来，跑前几步，用鞭杆去拨挡在路中间一堆被雪盖住的东西。刚拨一下，又慌忙蹲下，伸手去扒。是个要饭的小姑娘，冻僵了，空婆子挽在胳膊上，挣不下……

轿子里喊起来：“快走！”

小伙子抱起小姑娘，走回车边，毕恭毕敬地叫了声：“东家……”

轿窗的布帘掀开了，露出两只眼，一闪，又放下了：“快丢开她，丢开！”

小伙子眼里闪着怜悯的光：“东家，她兴许还能活过来，救救她吧！”

“死了，你贴棺材？”

“东家！……”小伙子眼里湿了。

轿子里面骂起来：“真他妈傍年靠节败兴人，丢开！”

小伙子咬着牙，哆哆嗦嗦把小姑娘放在路边的雪堆上，脱下自己的棉袄给她盖在身上……

车子动了。小伙子拚命地打着马。铁轮碾碎着冻僵的土地。

回到村里，已是掌灯时分了。小伙子拴上牲口，拔脚就往回路上跑。他弯着腰，在雪地里摸，终于摸到了。他把小姑娘抱在怀里，回到那间冰冷的伙计屋子。他想给她暖和暖和身子，可没有一颗火星星。就那么抱了一宿。天亮的时候，小姑娘身上竟有了热气，睁开了眼……

小伙子兴奋地跑去找东家。“活了！活了！……”他流着欢喜的泪喊。他哀求东家留下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。他愿意养活她。他答应少拿一年的工钱，以表示对东家恩德的感激……

从此，这座高门大院里，多了一个十岁的丫头。她又矮又瘦，却要干很重很累的活儿：推磨、压碾、洗衣、濯菜……一天到晚，没完没了。东家拿冷冷的眼睛看她，连把门狗也总是向她发出呜呜的威胁声。她的心终年蜷缩着，象一只发抖的小兔。只有晚上，当她回到那间小屋的时候，才感到一点人世间的温暖。她叫他成哥，他叫她兰妹，兄妹俩问饥问冷，相亲相爱。命运把两颗苦难的心连到一起了。

七年过去了。小姑娘长大了。

一天，秋兰突然问：“成哥，你都快三十岁了，怎么还不

成个家呀？”

锁成老实地说：“咱个穷扛活的，谁喜得跟。”

秋兰说：“你看得上俺么？”

锁成愣了。

“你要不嫌，就娶俺吧！”

锁成直摇头：“不不……”

秋兰眼里闪着亮亮的光：“成哥，娶俺吧。咱出去，自个儿安个家！俺一辈子都对你好……”

锁成心里扑通扑通跳：“别、别叫东家听见……”

“听见就听见，俺在这儿够了，俺出去要饭！……”

“唉！”锁成一跺脚，跑了。

东家问：“锁成，想娶秋兰做老婆？”

“嗯嗯，不不……”

东家笑了。

一天傍晚，锁成出车回来，听见哭声。跑回小屋一看，一个秃头顶的老头，正把着秋兰的手腕往外拖。东家一手端着水烟袋，一手在后面推搡着。秋兰死命地抱住门框，不肯走。她见锁成回来了，便挣开那人的手，扑向他：“成哥，快救俺！……”

锁成扶住秋兰，愣愣地看着东家。

东家咕噜了一口水烟，说：“你回来的正好，跟你妹妹见见面。她要走了，去享福，找了个挺好的主儿。喏，就是这位李掌柜。”

秋兰哭道：“他把俺卖了！……”

锁成象当头挨了一棒，差点晕倒：“东家，你……”

东家低头吸着水烟。

秃头老头用狐疑的目光盯着锁成，又逼近秋兰，恶狠狠地问：“他，是你什么人？”

东家说：“她哥，这还会错！”

秋兰使劲咬住嘴唇，不开口。

老头猛地抬起秋兰的下巴：“你跟他睡过觉没有？说！”

秋兰使劲推开他的手，大声说：“睡过，七年了！俺早就他是他的人了！……”

东家惊呆了。

锁成又羞又急：“你，你，你……”

秋兰一头扑进锁成怀里，抱住他不放，热泪珠子叭嗒叭嗒掉。锁成鼻子一酸，也呜呜哭了……

老头冷笑了：“刘先生，想不到你拿个烂婆娘糊弄我，还要那么高的价码！……”说着，掏出契约，当面撕了，回身就走。

东家慌忙赶上几步：“李掌柜……”

老头不回头，跨出了大门。

东家气得浑身发抖，脸色铁青，转回身，扑过来，一把揪住秋兰的头发，把水烟袋往额角撞去……

院子上空的硝烟散尽了。

内当家下意识地抬起手，按住额角。手掌下面，隔着一层花白了的头发，有水烟袋留下的伤痕。它今天好象还在隐隐作痛。别人能忘，她不能忘，那过去的仇恨……

她朝家里走。她不由得抬起头，看那青砖黑瓦的高门楼。她在这里面生活了大半辈子，过去是丫头，现在是主人；过去穷，现在也没怎么富。可苦瓜甜果两样滋味！那一天，她捂着血淋淋的额头冲出地主家的大门，穷乡亲帮她搭起一间小窝棚。